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說銘

李伯尚字說

臨川李綱字伯尚來從余游他日請說其所以名字者余曰衛  
 風碩人之詩曰衣錦綈衣中庸曰衣錦尚綈惡其文之著也夫  
 君子之于學先本而後末先內而後外有其本而末自理有其  
 內而外自彰是故豈有毫髮求知于人之心是謂寔學是謂行  
 成人與之俱若無能者故貴乎尚綈以自保自任也今吾子孝  
 友先于家庭恭敬達于鄉里趣向于師友所謂錦也果能然  
 勿自多勿謂己君子而人小人也毀我蓋自檢人譽我若可愧  
 聰明若愚良賈若虛是則綈也夫內外本末備以成其身者是  
 則衣錦尚綈之義也

居善堂說

至正己丑九月  
乙丑注



臨川黃文中僑居于上饒龍虎山之麓有年矣而自扁其室曰居善蓋取于易繫辭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義也夫繫辭大抵發明中孚九二言行感應之理然或徒知夫有感必應而未知夫所以有感必應者一于至誠而已夫至誠之感應豈特限以千里雖際天極地往古來今莫不皆然又豈特人為然鶴鳴而子和者天地之大鬼神之幽萬物之散殊亦莫不皆然故君子之學在于脩身脩身在于至誠發弘大之心立堅剛之志遷善而改過求去其日用之非至誠者而復其本有之至誠者而已矣

晚香堂銘

臨川太守洛陽楊公致政作堂于後圃而扁曰晚香蓋有取于宗韓魏公詩語意也初公從事江西憲府時先叔父判州府君常命其子天麟從公讀律已飽聞其剴介不私甚慕之既屢見

其法書庶稜勁健真如其人雖不識猶識也友人吳謙嘗拜公羊角峯下他日將往候公且來命銘其堂願雖鄙賤欣然為之辭曰

秋風淒々白露未霜萬木之穉已隕其黃有榮者菊既華而香贊哲之人好以壺觴詠之歌之載清載長繫此揚公宿秉貞剛濶視貴富擲其郡章築室以燕西山之陽為此佳名揭諸棟梁乞書問字客車彭々公咲而出縞衣玄裳想其執筆如握干將飛星迅電歛出鋒鏐颺颺道避神明開張雖則致政措紳之經蒲輪之來遲莫弥先有子繼仕有孫在旁英々滿籬以翺以翔爰食其落眉壽無疆

程章宗美名字說

至正乙酉十月丙寅

豫章程章字宗美蓋取坤卦六三爻辭含章而文言謂陰雜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坤之義以其卑且順也入則為人



之子出則為人之臣皆當含晦其章美故子有其善歸之于親臣有其善歸之于君况六三居下體之上以臣而論非小遠也以子而論非支庶也子而自有其善則疑于親臣而自有其善則疑于君不美之大者也名字而以此其必能為人子為人臣也乎宗美勉之

正思齋

上饒夏衍柏承聰敏而厚和自扁其讀書之室曰正思李集為之銘曰

為學之方思欲其正其正伊何善者吾性善有形似未易窮竟良醫不逢愈藥愈病孟氏巧譬由于亞聖苗而不耘以樞為盛吾生益後胡覩胡聽不求先覺千里而瞑非思之思無敢弗敬孰為影響焉取踐往不波之水未垢之鏡子信斯言庶或有證

汪氏二子字說

新安汪君季章名其長子曰翬而以字羽次子曰常而以字昭蜀郡虞先生既為之說季章以其皆嘗從游于予也請復申之余曰翬之羽取其文者固也然禽之文者衆矣何獨取於是曰五彩備也然則備五采亦其巧所為與曰自然也是故文之貴于自然者尚矣至飾辭以為工人謂之文吾不謂之文也常者何常也子而孝常也臣而忠常也因不失其常而昭之亦常也事雖至于周公閔子皆常也善于其親以自德盡瘁于君以為勞則失其所以為常者矣由是觀之常則自然自然則常吾又知季章之所以命其子或相用而不相背也不其深且美乎二子勉之

義訓堂銘

義訓堂者龍虎山中薛君茂弘作于其故家者也初君八七祖



魚塘序  
司都校尉公嘗作堂曰義訓以教厥子孫歲久廢十四世祖縣  
丞公重作之更代則又廢及是君復構焉而扁曰義訓蜀郡虞  
先生記之而番易李存為之銘曰  
義出于天胡可以訓生而由之是曰大順學絕習移失吾厥  
常載途棘荆其行長交師之賢爰啓爰迪藏脩有所塞者日  
闢陵谷變遷事或中廢培深積厚宜此繼志子黃其冠而乃  
宵構既成雲來亦厚祖考有白其牖有碩其楹無春無秋誦  
弦之聲惟老與儒世外世間尊之親之爾天獨還風雨震凌  
尚克有守斯言雖近足相永久

天定堂銘

天定堂者臨川濠原王伯達之所作也其一世文正公之先有  
三槐堂眉山蘇子銘之其間有取于申包胥天定勝人之定勝  
天之言伯達以己為文止之裔宜慕續其風節復采其言以銘

堂而番易李存為之銘曰

積氣蒼之為象莫大眇乎其入太倉之芥醜物比類何啻萬  
千一理傳形寔則同然人而弗人有不自見遐瞻遠仰神傾  
目眩曰定曰勝夫何惚茫中生之言奇而未詳濠原有堂取  
以自扁求承祖武豈但濡染智者之為獨親吾天吾苟定而  
天寔在焉不定之定是謂天應似定而非天則甚病疊之王  
氏槐陰清長始為此銘尚登其堂

愛敬堂說 至元丁丑書

張君明翁名其奉親之堂曰愛敬他日求言于余曰愛而弗  
敬是藝之也敬而弗愛是悻之也藝之則不尊悻之則不親不  
尊非孝也不親亦非孝也今君蓋二義以事親其不謂之能子  
也乎

胡伯廣名字說

至正丁亥  
九月日作

臨川胡及字伯廣蓋有取于詩小序漢廣篇德廣所及之義也  
大學曰德潤身中庸曰非自成己而已也必也先自明其明德  
將推以明夫人也及也者豫期其可及也廣也者周普而不狹  
也此先聖賢遺言而望于天下後世者如此及也毋自輕毋自  
疑毋自畫

吳簡文字說

臨川吳政字簡文請為之說余曰簡而又蓋中庸篇中語也所  
以形容君子之道不簡則支不文則鄙然一于簡則傲一則賈  
怨一于文則華一則不寔賈怨身之殃也不寔德之戕也今簡  
而又文則其在己者約而不野其應物也有禮而不煩義相為  
用而不相悖也庶幾中庸之君子矣乎夫如是可立身可以  
保家近可以事親遠可以事君千古進脩之士蓋有不異轍者  
矣

精勤齋說為艾氏作

一而不雜謂之精為而不已謂之勤不精無以復其本不勤無  
以致其力精而不勤則襟物踵至勤而不精則徒苦而弗成是  
二者相須而不能以相無君子之為君子舍是何以哉

用晦齋銘為張明翁作

宜晦而晦何事于用或傷其明靜不可動張子醫者扁齋何為  
治有憂通必造其微癡之愚之保乃冲粹繁二十日則麗則鄙  
火雲赤日吾見其陰冰雪沍寒厥陽益深如是而醫達造化理  
大聞大行正此生死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香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哀辭祭文行狀

逢原湯先生哀辭

先生諱溪字造道一字景文姓湯氏世為番禺安仁人宋尚書  
 又清公漢其從兄也八國朝故家多零替先生獨力學支柱傾  
 壓書無所不讀尤長於詩歌不務為葩華弄玩倭怪隅角往々  
 肆而嚴槁而腴人讀之多浚口不好也唯同郡黎君仲祥首稱  
 賞之以為必傳頃嘗一游京師歷藝趙齊魯之墟然卒無相知  
 者遂教授鄉里未嘗一溲迹城市雖貧氣度恒恢如也姻友過  
 必百計具酒食與盡歡乃已見童子亦渠々謹至人有不善心  
 屏之如穢汚晚乃甚好方士者術為符咒人有患難若已有之  
 至大元年九月得肺氣病存往候先生喜整中衣杖而出抱按  
 謂存曰聞子好古文吾志之心久矣今病不可以論幸而好當



與子細契之越七日竟卒存涕泣曰嗟乎天之忌於成人之美如此哉先生二子及翁昭翁皆才可不墜厥家將葬辭焉而哀之其辭曰

天之不造余以文兮使夫人而云亡其車不可以返輓兮奄日月之忽長聲歌與窈以沛舞兮信弥晦其章夫璣璫之在穴兮疇能閱草潤而木兮念未語之惻懇兮知余心之可明雖道里之緬遠兮整吾駕兮隨以行指玄圃與余兮將以攬瑤華之紫英羗茲志之不遂兮徒茹恨而飲傷彼摠之之猖昧兮厥百僕而百償何夫人之率履兮卒連蹇而廉涼抑高者不可以諒兮抑士者之所常矧二子之條特兮孰云委厥家而不揚重為悼曰崇山之陌兮鬱松栢兮封三尺兮夫人之所自兮

兄申伯祭文

年月日弟存謹以酒果蔬食祭于亡兄申伯之靈兄雅嗜酒弟存弗善也又樂試刀筆吏弟存益弗善也好言止兄而弗得則切言怒兄也至或時不相教知兄而早世當何不順從乃志順從而非羨見薄于君子也今而思之甚痛懷弗忍也前年兄告存曰吾能知昔所惑于是業加勤泛事益加不好存私心喜甚庶幾兄弟皆獲所成立共扶持門戶也當兄外病時存以為蒸溫所為無別苦只養胃湯一劑已鄔氏妹夫亦云然遂不謁醫明日坐起雖兄亦自謂不害不言婦又明日食已如廁反牀而終矣嗚呼抑固有定命非天枉耶抑亦謁醫更藥尚可貸其死耶是可恨而不可知也兄貌薄而頎然善飯善行步日百里不為勤人咸謂辛苦人也而未嘗有意其不年者也兄死大人日夜以悲七日而疾病亦歷月而始安嗚呼天胡忍然而天吾兄也兄胡忍然遂弃其親使老不樂且病也存同胞上惟兄下即

氏妹早而失母兄弟又分處妹嫁而甚窮今則又重以死亡俾  
不得相友愛啖菽藿以老嗚呼天哉何至甚耶兄之育妻子也  
無他使令市米鹽藥食必身親之冒霜雪犯溼潦日久而昏返  
頽不能需其一日之燕安于己不亦傷哉興見且教詩書若乃  
心志開通遂使之卒業庶慰答兄意不然薄田數畝伴耕耨而  
衣食焉振見嘗挈而育之又奈其不能旦夕去嫂懷也伏女  
未事于絲績且尚與嫂居持年擇人而嫁嗚呼弟存惟然而多  
病亦自不知其足倚托否也姑盡其心力之所不至焉者天也

吳公行述

至正辛卯十有二月甲申作

公諱復子字君陽初五代時由金陵遷廣信之弋陽宋初始祖  
嗣自弋陽遷撫金谿之沙岡而八世祖濬復自沙岡析居吳塘  
里魯大父諱克仁大父諱士亨父諱德溥字時可幼與弟可孫  
同盱江雪樓程文憲公同郡草廬吳文止公從徽庵程先生讀

書臨汝書院可孫登宋進士第為新昌尉時可于咸淳間以補  
試授登仕郎其卒也文憲銘其墓公生而端重謹厚性不嗜酒  
衣服不樂統綺登仕且老伴以家政出納無毫髮私嘗曰人不  
我知惟天知之又曰人子之道亦何足以求人知也平居遇困  
窮無告必惻然憐恤之使有暴橫凌侮亦毅然不少假借人有  
善必贊揚之不絕口有過失亦必委曲開導之又嘗曰通塞得  
失皆有定分非可以智力取亦非可以智力免宜一聽其自然  
人有假借不能償者亦不屑之較級之求也使令有善于生息  
者委之而不疑愛之而弗移登仕公晚有末疾公旦夕不離左  
右藥餌必親爇煮飲食必親嘗而後進如是者八歷寒暑既而  
母余氏夫人年過耄耄氣力公然必日假溫熱之劑以助而公  
以食指聚別室以居日必雞鳴至寢所進藥食而退午如之晚  
又知之甚或夜分迺寐如是者又歷十二寒暑也至順應午大



飢價數倍公獨平糶亦陰有以律夫善騰踴者糶者日溢其門有偽稱公僕受其直而潛糶者號呼求之弗得公詰之非詐從其失而償之至遠近有貧弗能糶者亦輒施之無吝色其少時讀書多若無所通解中年嘗取浮屠言觀之大喜于是旁搜遍覽無遺因自號止觀居士蓋取諸此由是嘗斂身止坐及窺內祭若有得者僕與公家有先世之好雖未嘗獲承一日之雅而相聞甚稔他日偶過其季氏君錫家公葬即來一見握手劇談其平生若釋氏明心見性之學方士鍊形保氣之術疊々不休且曰吾嘗下豫章出彭蠡浮錢唐渡江游淮海經泗濱過大梁至于洛陽今雖老尚欲北走京師歷齊楚葵趙之郊登秦山拜闕里入閔求周秦漢唐之故都望終南浮巴江過棧道出三峽順流江漢以歸庶足以厭吾懷也公已六十餘察其氣甚壯聽其言甚慷慨也僕雖歸亟尚謀與公卒談無何而以訃聞

時至正庚寅二月一日也公生于至元戊寅春秋七十有三配同邑劉氏先五年卒子男二人某孫男二人女三人將以明年辛卯十有二月甲申葬于里之石斛原某以僕粗知公請述其平生將藉以乞銘于立言之君子嘗謂吾黨之士苟無所事于當世則必得一立一經而足焉蓋其所存之齷齪者然耳今公之所生長有重岡疊嶂之環會清池百畝之停涵有膏腴之田以為之食沃壤之土以為之蔬有弟兄之美臺榭之觀可以釣解而割肥可以息陰而坐石玩數百年詩書禮樂之習親賓之過從有壺觴之款師友之講明有絃誦之聲鉅史桃源輞川所圖畫者殆不多過公獨不為之懷且安焉雖嘗僕々萬里考形勝之跡求廢興之故以至于聖賢之所過化羽人釋子之所栖息無不周知而悉覽而猶以為未足歎一再往不遂而後亦豈不足以窺其胸中之磊々浩々者乎宜學士虞公有奇士之



許也縉紳先生樂道人之善其不靳于言也必矣

吳公君明行述 至正壬午良月乙巳作

公諱辰子字君明姓吳氏撫州金谿吳塘里人其家譜先世居金陵五季之亂遷信之弋陽三山既而有諱嗣者由三山遷撫金谿之沙岡其後有諱濬者復自沙岡遷吳塘是為吳塘之別支當時賢士大夫如汪公彥章熊公彥時咸與厚善濬生邦祖半字生節皆駕學謹行節生景立宋藤州僉判與琴山傅子雲為友僉判生克仁是為公之曾大父克仁生士亨早從宜堂傅公維清及華谷嚴先生築游是為公之大父士亨生德溥宋登仕郎少從徽菴程先生若庸游與雪樓程文憲公鉅夫為同舍故其卒葬也文憲銘其墓是為公之父公賦性溫淳自小如成人稍長受詩于馮先生得一傳先生陽鳳既而復從其季父可孫教授盱江從謝先生元禮以卒其業事父母盡孝兄弟互出

處膺門戶理家務惟恐毫髮貽其親之憂登仕公晚有末疾不良于行者八年公侍奉惟謹比至卒葬克盡其禮母余氏夫人春秋八十有二定省娛侍未嘗有懈歲時蒸嘗之際哀慕之色終身不衰時有菓蔬不薦不食兄弟六人屋此壤接善必相勉患必相恤闔門數百指舉無間言初伯元屋子仲弟良子皆早世扶植其子俾克至于成立群從子姪無不有以獎勉誘掖以進于善由是一族之內仁厚之風皆藹如也與人交率誠懇素不能強笑語以相容悅亦未嘗矜己之長以自誇人有一善則必稱揚不釋口有不善則必曲為諱護終亦不復言也雖待庸稚未嘗有傲慢之意御僮僕未嘗以疾聲厲色人有忤之者雖甚不輕苟有慶吊必躬親行之平居或賓親慶會率浣衣濯冠生聚視者有加亦為其所當為初未嘗汲汲然也 然也有患難不能以自恤貧乏不能以自存必慨然極濟之人有假貸即與初不

討其能償否也天曆己巳大飢明年粟價騰踴公則減常直以糶由是數百里間爭歛趨之至有為歌謠以紀其德偶有糶者飢不能前人攘其金具以告公即以粟償之其人感謝而去時有司督糶勸分之令方急奉令者或杜門不如約公盡發其私粟俾來者皆有所携負雖嘗一浮長淮泝大江可以觀光上國然亦終卷懷而歸也義方之隆乃其家法科目之興也延明師以淑諸子就試則欣然携之以往而督其勤惰工拙焉及暮年環所居多種梅曰此花不負歲寒吾特愛之鄉里咸尊稱之為梅隱先生云因築別墅于故居之東為葵逸之地時婚嫁既畢二子亦自成立迎侍送養公則幅巾野服無纖毫俗慮焉後至元己卯七月廿一日以疾卒生宋咸淳丁卯享年七十有三配余氏余氏竹心先生斗祥之女先公十有七年卒子二人翼孫畢孫女五人長適同邑劉載陽後公一年卒次適臨川王文

明次養于伯姊家為余氏女次適饒安仁倪文藻次適同邑劉天鳳先公十有四年卒孫男二樂賢育賢孫女一人重娘將以至正壬午十有一月廿八日葬諸大山塘翼孫以番易李某為通家者俾述公平生之寔乞銘于當世縉紳某辭不獲因嘆曰異時詩書禮樂之家自革命以來降而為負販兒隸者甚不少吳氏之得姓受氏固遠而歷代有家有國者亦何限姑以其吳塘別祖而言自故宋至于今無慮三百餘載禮義之尚代不乏人詩書之聲不絕于耳及公之身雖經陵谷變遷之餘而世緒未嘗少有廢墜方此之時固有豪橫始克以自立而公則恂恂然鄒魯之風亦固有毫收髮計以自贏餘或不免瘠人以肥己而公則泊然于生聚之際人負于己則有己則未嘗妄取于人又固有崛起于一時我躬不閱而遑恤我後者而公則積累以至于今若子若孫亦皆疊々向善慕義而不已又固有醉于詩



書拘于禮義而不能免于貧約而公則博學洽聞而財用自豐  
又固有因其貨利之交而與同室同氣為仇讎者而公則兄弟  
子姪雖：啗：和氣未嘗有爽嗚呼若公者亦可謂多事人世  
之吉福者矣然則非其善何以及茲昔孔子生于六周之世猶  
曰善人吾不得而見後漢馬少游曰吾得乘下澤車騎款段馬  
使鄉里稱善人足矣今公不言而躬行所自立者如此豈不得  
謂之善人乎哉宜乎天之所以報之者如是其倍也縉紳先生  
雅成人之美其必下新于一言

祭舅氏隆卧先生文

維至正六年歲次丙戌十有二月朔越某日甥番易李存謹以  
醵酒致祭于先舅氏隆卧先生吳公之靈而言曰存生五歲見  
棄于母思其容像恍若無睹大父之沒適同其年屬纊夜老  
猶記焉母疾滯下俗則忌避必置他所是以不記後稍知書禮

尚日瞿吾獨不然終天之苦念有二姨適饒與趙拜之亦遲不  
見其蕭堂之舅氏仕江之西行李往來盜或奪而音問斷絕垂  
十餘載曾不百里如隔江海既及弱冠始造外家公一見之失  
喜誼譁而命身提藹：諄：吾母雖死含笑厚坤數十年來道  
路晏如稍久不往必奉以書癸亥之冬先子棄世明年莫春公  
亦長逝訃音之來衰絰走哭上天降罰何尔毒酷存有幼子願  
近筆墨今有女孫亦出于側吾母之神儼然猶在媒妁片言續  
此姻愛傍山之殯垂二十霜子克植立載關土疆一坏未畢心  
焚顛泚茲得吉兆去家伊迤車有執紼立有負土又游且來甥  
胡不與頽以僵仆大傷厥手將十閱月藥不絕口：晴忽陰酸  
楚滋甚勁風北來雪意凜：頽此諸勿復卧瘡疹孰代其行益  
著不敏教微酒薄故告公靈雖缺于禮寔將厥誠尚享

曾存心行實

乃大祐文摺之祖也



公諱斗南字南叟姓魯氏世為撫州金溪縣眉山里人魯大父諱次點大父諱洪父諱一鶚嘗從故宋宮講周先生方苞舉子業母陳氏二子公其仲也宋之季里寇攘四起公獨奉父母從避他所由是業頗蕩析既而內附閭里咸安定則公奉雙親以歸躬督耕桑不少懈且示人以息信未幾故物完後如初他日父母相繼沒公執喪如禮卜宅兆于里之流先亭而乞銘于教授刻溪戴公表元且築室墓側而題之曰衍慶觀度道士以守之又他日忽曰吾豈局于林谷者耶遂具舟浮彭蠡遊長淮過淞江苟有勝境陳迹必登臨宿留而後去久則浩然以歸延明師以淋其子若孫去家二里許有曰萬石塘者群山之所環群水之所涵也樂而營焉既完則徙居之惟讀書賦詩種花菓來賓客以自娛暇則紗帽竹杖道遙乎山根水涯若無所與于世者嘗自別號為存心處士云至正壬午十有一月八日晨起

盟柳如常時忽疾作進藥却不飲顧左右曰吾其遊乎遂奄然而卒宗戚交游相與哭于門鄉人之東西行者相與弔于道無不曰是善人也今亡矣夫生宋開慶己未享年八十有四娶同邑朱氏先二十一年卒子二人長元鎮次元祐女三人長適同郡吳元相次適番易上官栻皆先卒次適番易陳偉孫男三人紹祖繼祖興祖孫女一人適番易張溥曾孫男四人文觀憲伯曾孫女二人坤謙以明年癸未十月五日葬蕭家源先塋之側從治命也余嘗慕夫眉山曾氏之蕃且大及其里居之勝去年冬始一過其鄉翹然而求其源杳然而深長奇峯乃嶂羅列左右嘉樹脩竹徃々而有石橋流泉曲折激清黝然而為魚池繚然而為幔牆老梅古桂夾道而植樓臺出蒼翠之杪雞犬聞烟霽之中使人願望盤桓而不忍去因自謂曰亦何必武陵桃源哉宜乎有皇家巨室世守之而其向來衣冠之盛猶可得而想

見之也。顧維不及識公。聞其居處素恭慎。不飲酒。不易言笑。好惡無所偏。敬與人交。泊如也。雖高年。益康強。未嘗有疾苦。耳聰目明。齒堅髮漆。黑食啖如少年。亦豈非其賦于天者獨厚。而于己者每得其理耶。昔漢馬少游曰。吾得鄉里稱善人。足矣。顧公之平生。謂非善人也耶。今其子孫請述其槩。將乞銘于立言君子。圖以儀示其後來。予無窮者。不亦宜乎。謹述。

姜往鞠先生行實

至正甲申閏二月望日作

姜之得姓。固遠。其有祿位功德于後世。而蔓延于天下者。尤不少。其君。饒州之安仁。洪巖者。按其家譜。唐末有虔嗣者。守處州。而家金陵。會李昇據大江。川南自歸南。唐虔嗣恥之。棄其印綬。而徙居于饒。其後有念祖。復徙安仁。之洪巖。五世孫興。生彦。與彦。與生伯正。伯正生宏。恢。宏恢。生應明。字光輝。實生。今之諱。過。文字。景。周。幼。而。聖。疑。當。郡。縣。方。內。附。民。未。諳。新。政。後。往。之。隨。

以培公獨能先後其長。上出入城府。或賦役之不均。輒爭辦。不己。或奸狡之陵侮。則理而致之法。由是家以不墮。毋吳氏早卒。繼陳氏性嚴厲。克調娛。無違禮者。鄉閭是之。大德間。別營于豐里內。而葵室于舍外。而賓館下。及僕廡。食息之所以至。廡廁。樊墻。道路。皆井。之。不。苟。扁。鑰。則。甚。嚴。器。四。則。甚。備。也。既。完。扁。其。堂。曰。容。安。贖。求。古。名。書。畫。不。吝。而。度。置。之。而。為。之。日。其。先。世。得。采。吳。公。傳。用。為。書。古。柏。行。一。卷。及。東。澗。湯。公。翰。墨。珍。藏。尤。謹。他。日。召。其。左。右。而。告。之。曰。環。是。里。皆。壤。土。吾。欲。名。恒。豐。里。若。何。咸。喜。曰。唯。公。之。命。于。是。上。官。先。生。伯。潤。為。之。記。復。鑿。池。而。魚。池。之。上。種。松。竹。數。萬。株。築。亭。于。中。而。扁。曰。成。趣。蓋。亭。之。外。為。園。數。畝。培。菊。百。本。日。倘。伴。其。間。人。因。稱。往。鞠。先。生。云。故。采。平。山。曾。先。生。為。大。書。不。一。書。之。既。久。學。士。虞。公。聞。而。嘉。焉。亦。為。賦。詩。有。藉。家。渭。上。垂。綸。遠。落。日。籬。東。把。酒。同。之。句。凡。鄉。之。耆。宿。及。遠。近。之。聞。人。



秀士皆敬友之相遇或典之觴詠或陳其書畫或徵其文辭以  
自樂子且長則擇邑之名師為教之如張君伯遠舒君元易吳  
君尊光咸禮聘為其田園山澤之入錢穀之生息冠昏喪祭賦  
役賓客之費各有成規節不至苦用不至濫皇慶丁錦江倪公  
提舉江西儒學藝公之才且美也檄為梅州梅谿書院山長會  
繼母喪不行時先叔年亦高歲時奉觴上壽甚歡又他日自述  
其平生履歷難易以示其子若孫而題之曰往鞠老人傳厥後  
雖年高眼甚明日用事毫髮無遺忘衣服食飲率浣濯粗糲不  
擇夜半而寐鷄鳴而起未嘗有倦容又凡所以事公上者甚謹  
有後必躬先以率鄉黨蓋其老予人情世故者也至正癸未五  
月二十有六日卒生宋咸淳丁卯享年七十有七娶黃氏先四  
年卒子五人長均弱冠有能詩聲先二十又六年卒次坦次煥  
次坤次琬女一人適上官彬先二十又三年卒孫男四人鍾鈺

鏗光祖孫女三人漸安柔珮咸安曾孫女一如玉將以至正四  
年某日葬楚塘前事垣來請曰垣有童兆時見先人辱交執事  
今不幸至于大故惟先人之平生願有述也將籍以乞銘于當  
世播紳庶先人其不朽乎予曰若尔之先君子者其持守其好  
尚其生殖其所以述續于前而垂表于後者誠可謂有立之君  
子也矣墓而有銘其誰曰不宜謹述如右

厚峯先生吳公行述

至正己丑九月作

公諱春連字謂大姓吳氏其先金陵人徙信之弋陽既又徙撫  
金溪之沙岡六世祖英州舍先縣尉諱邦基復徙新田族大  
而蕃前代以明經詞賦由科第出仕者相望也曾父諱行世  
福州教授大父諱益太學進士父諱可登仕郎漕貢進士季父  
諱名揚登進士第吉州永豐縣尉見知于丞相文公天祥奏補  
禮兵部架閣公少而慷慨有志于當世未嘗以貧富介于其心



每豁如也。入國朝科舉雖廢而嘗自從諸老宿游讀書一過即  
記臆成誦詞賦援筆而成鄉校季考每居前列經傳子史靡不  
周覽延祐間科舉復興歎曰吾荒落已久且老唯勗諸子以繼  
先業耳于是歲遣求從名師雖家無餘資而所以之迎餽遺之  
禮不少急既長又各遣其教授鄉里間以為效學長之計歲  
時來歸則必攷其所業訂其是非剖其疑難莫夜則張燈于堂  
命之環坐談論古今事未嘗少自倦也固有詩以戒之云之初  
登仕公四子公其仲也伯兄泰元早卒時登仕今年八十矣公  
奉養唯謹服勞奔走于公私之間不憚寒暑而未嘗自營其私  
惟恐其一日有所不憚也既而弟泰發亦早卒二子幼公教之  
長之無異己子凡有司之徭役鄉黨之慶吊不以及其弟姪故  
泰發之配黃氏能守其節至朝廷有旌表之盛亦由公撫長其  
孤而母能安于理養者也季弟泰貞貧而無子業已析居公不

忍復與同處飲食衣服者凡二十餘年嘗疾病公憂形于色求  
醫親進藥餌仍預為衣衾棺槨之具其天性為于孝友每如此  
唐午之歲大歎隣有位告者曰計窮無食待死而已公惻然以  
己業之契券質粟于巨室而分給焉由是有賴其全活者未藝  
而償巨室亦惑其義而弗息也公內明而外直人有過趣面折  
之不假借仍為別白是非邪正不媚于富貴不欺于貧賤故人  
皆喜而無怨至于鄉黨宗族隣曲苟有急難必盡力為之區畫  
扶持有紛爭必為解釋平居最喜歡辛幼安詞手編而不釋遇  
有感輒賦一曲其辭氣率雄壯慷慨嘗自編集所謔詩詞若干  
卷又嘗一遊秦淮浮彭蠡望匡廬莫不有詩詞一寫其興初  
以生薑日夥為念別築一室于先廬之側晚年復構于西偏而  
扁曰元輝上為重屋課諸子若孫讀書其間而扁曰叢桂旁有  
小閣扁曰明白馬仙岩諸山羅列左右層青疊碧賓客過從

必置酒食款語或竟日分夜因自號為厚峯處士云公侷力強  
實少疾至正戊子之秋忽卧病數日飲藥無效命諸子曰吾未  
嘗病今若此殆不起矣幸若輩婚嫁皆畢學粗知方吾何憾但  
不及見其成立且勉之須臾端坐而逝時七月十八日也生  
至元甲甲春秋六十有五配同邑何氏先四年卒于男六人儼  
鄉貢進士贛州路會昌州儒學正次儀傳倫偉侃倫為族人壽  
椿後偉先八年卒侃為弟泰貞後女一人適同邑周從吉孫男  
十有四人裕以明經中甲申一榜再中丁亥一榜初授瑞州路  
儒學錄調袁州路宜春縣儒學教諭次祉祥祐禮裒禱禕禕  
禕祚神楚孫女十人曾孫男六人今以明年己丑十有一月壬  
申葬于里之南山儼以書介其弟傳來請曰先君子雖與執事  
未相識也而兄弟之托交則非一日矣知先君子者非執事其  
誰敢請述其平生籍以乞銘于當世之立言者余曰君兄弟之

文學表于州閭鄉黨者固出于詩書禮樂積累之餘亦由有  
善教之及兄故也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亦曰人之樂有  
賢父兄至若其行己其有言其志意其事為吾固多聞矣苟辭  
而不述是為不揚善者也謹叙如右惟播紳先生采擇焉

孫徵君哀辭

徵君諱轍字履常姓孫氏先世由金陵徙臨川河東張翥嘗錄  
郡文學與徵君甚相好也時翥父母儻居安仁翥歲時來省因  
得見徵君所與倡和詩多清練有法心每慕之天曆間哭舅氏  
過臨川始獲一見面焉由是數交簡牘他日又得讀其平生  
所著古文率樂人為善忠厚之氣藹然常掩卷歎如其人如  
其人初保章正齋公道亨宣撫江西造其廬既廡訪使庵都刺  
公行部至郡會元日公庭設宴召之共食位在太守上未幾東  
陽柳公贊提舉江西等處儒學知其貧亦命郡學廩以上賓徵



君為文謝焉又未幾全公平章江西行省請與相見不往遂  
 風郡縣采擇其文以遺逸薦于朝不報翰林學士吳公澄奎章  
 學士虞公集雖皆其鄉人然皆稱道敬禮特異今藝文監丞清  
 江揚公侯斯取其布衣交闔郡之佳士友每相與行其事是非  
 得失及詩書所發明或所為文章并與他郡學者言則必曰孫  
 先生孫先生云其見景慕反足以表儀于人者蓋如此也年七  
 十四卒無子番易李存文而哀之其辭曰  
 惟汝如水之清烟兮繞牛角而西流鍾秀潤于古今兮厥有  
 人其好修繫微君之踐行兮洵特出乎等夷由天常之孔厚  
 兮初不係于勉為華之于文辭兮又方駕夫作者樂成乎人  
 之美兮自優柔而安雅羗善惡之多雜兮或有譽而有毀若  
 微君之全譽兮未嘗有毀言之入吾耳豈補苴之能備兮抑  
 弥縫之或周孰曰三代之遼闊兮見此無瑕之天球人苟有

寸長兮輒崖然以為高何微君之懋養兮恒存乎而自韜纍  
 纍哉人之子兮已獨胡而惇惇雖有女以館甥兮亦短棄而  
 不并然應報之甚疾兮似足危夫良心豈家運之自然兮匪  
 人事之所任願青之之佩衿兮有升堂而知津殆聲氣之感  
 乎兮何必肉骨而始親寒陋卷之褐冠兮披陳編以晨夕時  
 求人之非昔兮寧吾身之欣戚舉而或弗能以先兮蓋寂寥  
 乎王公之識其方嗟兮復不作乎九原路漫之莫  
 能以臨冗兮旒翩之恨發雖有辭以泄哀兮尚臨風而  
 慘怛

曾子暈行狀 泰定四年丁卯七月作

子暈姓曾氏曾本禹後夏少康之子曲烈封于鄆春秋時為莒  
 所并太子巫仕于魯因去邑為姓閱其家譜有上官先生伯閏  
 集賢侍制吳君養浩為之跋其先蓋居建昌七世為少師南豐

先生學之生縮之生意皆朝散即忘生也嘗遊撫州臨川白  
玕鎮有查氏喜而婚之宋建炎間兵寇四起也遂徙依查氏  
迺生富之生大昇大昇生全之自白玕遷饒之安仁黃渡全生  
克俊二子長貫道次振宋子輩其字也子輩幼而好讀書  
未冠時父析其業昇之以觀其才子輩應門抵務而條而不紊  
未幾父疾子輩祈于神請以身代疾少愈越二年卒子輩哀毀  
如禮子輩善植生事母謝氏甚歡家日以饒樂延師教子若姪  
里中之秀若舒君元易吳君先大皆嘗致之賓席時上饒有陳  
先生立大倡明陸子本心之學舒與吳皆嚴事之子輩亦慕而  
往一見大喜納弟子禮自此言行加謹與人處未嘗諧謔而亦  
知易不遷門有貿易之肆嘗携僕取貨于市歸至中途僕告偶  
以誤多得貨即詒而還之或有來賀貨而去者偶遺其貨于道  
子輩聞之復與之貨而不取其直又嘗有輸租者租已入困其

人已去子輩會其數月羸吁而還之嘗學易楷書正經一卷囊  
佩之或休息于道或待舟于津必出而誦夜則孤燈危坐揭掛  
畫于前而觀象玩辭焉一日忽告同志者曰余子易頗有得應  
事接物一本于此又曰孟子云萬物皆備于我余久疑乎是今  
已渙然矣萬物即我之即萬物何疑其為里役也則戒子侄奴  
僕毋叫囂以立威毋刻削以斂怨延祐間有司經理田糧子輩  
適長于鄉勤勞晝夜介然自身嘗有持金以餉者子輩曰國家  
重事寧私耶而自有感其公正而以書幣來謝者子輩曰奉  
公而行何謝之為卻不受同役及胥吏輩皆歎服之母蒯氏卒  
子輩為不飲酒如輩三年他日忽得痞疾但不食心化初若無  
所甚苦疾者皆應答如平時但拱手而覆越數日與其兄訣  
妻子進藥則曰吾疾不可起也何藥之有然所以飲之者不欲  
佛若輩意耳時舒君元易來問之子輩曰吾心澹然無異平昔



時也明日：且是命取水來盟：已須臾而逝時延祐癸亥九月望日也子輩生于至元丙子閏三月庚申享年四十有八娶張氏子二人長曰勗次曰昇一日勗來再拜請曰先人之柩蓋塋于禮湖祖壠之右將以己巳九月壬申藏于里之第：惟執事知我先人願有以述其平生將藉以乞銘于祝先生蕃遠者余曰若思有以揚其前人之美是亦孝道之推也苟辭非所以與人為善之羨然古今天地之間有道德于身有功烈于時人之所紀之者百世自不能忘也此不待論亦有：名位足以顯人有貨賄足以惠于人有文字足以黼黻人身沒之後亦且得人之述而若翁則無是而有也使若翁生在往古時其所為亦象人之所為而亦何表異之有然于斯世也又必待有名位有貨賄有文學者而後得以不朽于民俗果何勸焉且稽之古史一言一行之善在所必錄若翁賈而不貪故其于財也未嘗大裕役而不私若可以仕也而未嘗小試能達理于物我不為無見不動心于垂死近于有守此數者士大夫亦或病焉而若翁能之而獨不能引其年而卒其業斯豈不足惜也乎祝君義士也特吾言以徃其必不以為甚過者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番禺仲公李先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壙記誌銘墓表類

兄申伯墓誌

兄申伯字申伯性易直佛于人輒勃辯不少蓄然無留恨雖過未嘗相識者即契談狎處不為崖隅故人亦不甚介之也初習律不卒業乃一意簡籍時作長短句必流暢可觀至大四年春二月館于邑西之鮑氏夏四月甲寅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與婦以殯冬十有一月丙寅葬于大塘山中嗚呼大人幾七十矣弟存不足以養安兄則胡忍而遂死耶前十日山七字詩九章少稱美群昆弟之才德兆若相訣然子興見十二歲振之四歲女阿快九歲教之長之而家室之弟存貢也嗚呼謹誌諸墓

馮君直墓誌銘

君直諱雷奮湯姓鄱陽崇義里人也曾大父于宋通直郎知湖



州武康縣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大父潛早卒父志仁宣  
教即浙江安撫司幹官邵陽王簿國初一嘗起家為縣文學時  
君直才二十餘書博覽強記文學府君卒家益落而君直學則  
不弛吟詩作文百十詩可立就雖若不经意然亦又涉獵  
法家者書若曰某事當若何而決則舉其律某律云云又善蒙  
古書文又善推步星辰知人命賤貴短長至元間宣尉李公思  
衍愛而容之宣尉卒子高佐遇之弥厚久之高佐任為新昌主  
簿以君直往後五年陟長興州判官復以君直往時浙東西大  
疫死者十四五君直死焉高佐哭而衣棺之而歸骨其鄉以葬  
妻張氏子男二人皆幼鄉里莫不憐之李存曰李與湯氏吾姻  
也前年始一經其里愛其山水潔清良曰灌木有以想見曩時  
詩書冠裳何其盛也自文學君以上咸學行有聞今其子孫往  
往散落不業君直敏而急且藝其良家子也衣食于奔走未嘗

一日給依于人又無成且客死不年妻若子無所依嗚呼事物  
之于消長也其亦有不知疑當知焉如是耶

上饒陳先生墓誌銘

甚哉學之不明也宋淳熙間陸文安公出大發古聖賢之旨時  
承流繼覺甚盛而近世溺于訓詁詞章科目雜藝尤甚無肯道  
其學者上饒陳先生幼業儒不隨世碌碌嘗遇異人授金丹術  
既得陸氏書讀之喜曰此豈不足以教吾知耶又豈不足以于  
吾之行耶而他求也于是盡求其書反其門人如楊敬仲傅子  
淵袁廣微錢子是陳仲和周可象所著勿書詩春以禮孝經論  
語等書讀之益喜益知益行或病其違世所尚先十一理則然  
不甚者譏非之毀短之明排之又甚者求次危中之先生曰死  
不悔從之遊者往二有省由是人始知陸氏學至順庚午十有  
二月既望以疾卒得年七十有五先生諱某字立太曾祖友諒

祖元慶父一震配鄭氏子男一曰善女三婚周良弼段新項謙  
孫男三曰穎東辰之為從子開先後明年三月丁酉殯邑東郭  
又明年九月己酉葬瑜山先生剛方正大予人情物理靡不通  
練強禦無所畏甚愿無所逃浮沉里巷之間而毅然以倡明古  
道為己任患難困苦終其身而拳之于學術異同之辨無十金  
之產一命之貴而有憂天下後世之心嗚呼若先生者非所謂  
弘毅之君子也歟其論著其他言行其所以啓迪學者之方門  
人祝蕃述之備已存雖不敏亦受業于先生之門謹擬其大者  
誌諸墓李其為之銘曰

學久荒今則萌困弗亨後有成由先生

毛季成墓誌銘

君諱克周字季成上世由鉅鹿徙三衢唐正元間有諱延康者  
為饒別駕因家為饒人宋慶曆間延康五世孫儀又擇屬縣安

仁山田里以居儀五世孫伯昭伯昭生天錫天錫生鵬飛是為  
季成曾大父大父之也鵬飛娶臨川陸氏文安公世孫女也  
季成幼而穎俊長貫穿經史百家言為詩文援筆立成若其不  
經意然往之暢麗可觀鄉里有相非是欲訟言者輒為剖折利  
害解今有非意糾結為指畫應接無難者國初故家多零替季  
成獨克保弗隳客至必具酒食平居嘗誦孟子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之言而自題其齋之楮曰養浩人因稱養浩處士元統二  
年九月戊子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配陸氏男二人相儒宦生  
女二人婚王益善上官崎將以十有二月壬申葬門塢相儒嘗  
受業于存故來請銘之曰  
儒也而不病于拘才也雖未試而洵有徐胡不百歲而歸其  
居

黃晉昭墓誌銘



先生諱復之字晉昭姓黃氏其先由盱南豐徙撫金谿曾祖輝  
祖楠父汝益先生幼勵志舉子業夜或不寢邑潘氏才而婚之  
國初科舉廢從故采南城開國伯周公方石安令魯公子良講  
明禮義學見稱二公遠近俊秀多從之遊先生兄弟三人養二  
親至終喪成身任之伯兄早世季弟為八後仲弟亦贊他氏歲  
時必會先生家觴詠辯說累旬浹乃已婦翁死子幼教之長之  
為築室鄰之死棺槨葬祭之先皇帝即位之明年詔天下高年  
耆德者有司旌其閭先生時年八十有一邑相與謀曰年易有  
也德之稱為難耳合是二者其唯先生乎于是白大夫大夫戒  
里晉即其居樹門特書如令元統二年九月辛亥以疾卒享年  
八十有四娶潘氏先幾年卒續潘氏其弟也子四人絕武先幾  
年卒維清純道縵慶皆謹飭能文詞女一婚某維清以十有二  
月庚申葬同里小街先墓之次以存嘗辱交先生前事持曾君

伯堅狀來請銘往年先生館于敝邑上官氏存方弱冠亦為其  
宗家句讀者師先生高冠寬衣采頤潤豐二毛蕭疎觀其氣藹  
如也聽其言粹如也其後二十五年偶過上饒昂山王氏而先  
生適教授其家一見握手論別後事因與倘佯水石松竹間甚  
歡又十年而銘其墓不亦悲乎先生之詩正而不俚嚴而不苦  
先生之文瞻給而不冗紆徐而不弱句有奇思有巧先生既不  
為世用家又無餘財無恩怨于鄉里其私湫諸人者率底于有  
成殆亦古所謂寫過君子也予舊家金谿板橋後徙曹家洲人  
因尊稱為曹洲先生云銘曰  
裕爾中菑爾逢康而翁天之公崇斯封保無窮

女子寄楊墓碑

李存有女子曰寄楊生于至大三年某月日母以躰不能育寄  
育于楊氏之婦而名明年四月甲子疾肝風頭搖謁醫謂不可

為也雖藥之病益急憐其育于外且死于外明日以歸猶視息  
夜半而絕埋于此嗟乎嬰而死亦何為而生耶誌諸墓

彭萬里墓誌銘

彭萬里其先蓋番禺人五世祖迪功即可遷撫之金甌一  
生中孚宋嘉祐進士中孚生思齊承務郎桂陽府參軍思齊生經生  
攀龍攀龍生天翼萬里其字也幼而机警甫三歲已能識別歷  
代錢文數十浸長從師讀書常夜分不寐國初士族或拘軟  
不事之因稍習通新故典章久之補樂安縣吏遇疑罪能毅然  
曰輕遣之未幾以母憂去他日謂諸子輩曰世之從事乎刀筆  
而能不自欺者鮮矣苟自欺如祖宗若輩何吾則安吾素而已  
矣于是暇則種花理竹或援筆賦小詩或對酒歌古詞以自樂  
至順辛未十有二月寢疾所居前榮田有梅一株萬里問曰梅  
已華未曰已華命杖掖出視之因口占律詩二句翌早奄然而逝

生于咸淳己巳得年六十有三配謝氏先幾年卒子四人女二  
長適同邑周願樂次未行以明年五月戊寅附于邑之漁頭原  
祖墓次前事舉來請銘且曰舉嘗遠從諸公先生游先人未嘗  
不手為之裝出門未嘗不日送之歸則又未嘗不叩其所得而  
為之喜也余曰所謂人之樂有賢父兄者其此之謂歟是為銘

吳英子墓誌

君諱孝祥字英子世為番禺安仁人曾大父彥才大父拼父道  
明君靜淵人也對客或移時始一語閉室坐竟日不聞咳唾聲  
若空無人者人或稱譽忤嘗已未嘗色一喜怒其頃書為文辭  
必相心括胃教之纖深里中後進學者胡式嘗從之至大元  
年二月辛亥以疾卒享年六十八月壬寅葬長塘山去家二里  
而近胡式為余言君嘗夜夢一老人曰而面有黃子滿下則而  
命不延已旦而鏡之一以告其家人死年適如其數其無乃鬼



兆也與君負郭有宅一區田有餘畝桑柘百株姜姓百數十勝  
雖先死斯時可無憾也配周氏子三人景周景慎景明云

姜先叔墓銘

天曆某年冬十月某日香易之安仁恒豐里姜君志先叔卒  
享年八十有三子三人長遇文次遇炳以成先卒遇文以明年  
十有二月丙寅葬于里之水北既葬來請銘謂將以刻諸墓上  
某曰古今銘有法不可以苟而遇文請不置念無以慰其哀慕  
謹按其世系而為之銘曰

姜氏之先得姓于蕭既國東海絕公侯五代淮南三司使  
冲生子度嗣疆場有功出刺處州入為大監李氏奪國棄官  
東返初宅金陵既來番易支分派別麻捩黃塘畝曰大墾里  
為恒豐蓋蔓其居譜牒斯通惟此先叔計而不華雖則更代  
克保厥家有諱彥興是乃曾祖伯政弘恢乃祖乃父先叔有

子宜壽而寧林嬉阜娛不知槍攘溥祐丁未是生先叔至順  
庚子出溪斯斲其斲伊何在水之北綿綿孝思來視茲刻

河南楊府君墓誌

至大二年河南楊君珪來尹安仁嘉問學而厚和秋以其子世  
德受業于存明年謂存曰珪家世為河南楊武人中罹兵革家  
以散沒先府君時七十餘隻身流避杞婚袁氏既而遷睢陽力  
田業澹不及聲祿隆信義見老者與困窶者識不識咸敬憐之  
人有過害患或躡身持援一不慮險艱夫人少言語喜怒不外  
見母曹嘗疾病潛香請于神明割臂為之羹以之病乃甦里  
中稱其勇愛至元十三年府君卒壽五十四葬萬里夫人後  
二十五年卒壽若干葬居西今珪之官于上憲也吾竟未嘗  
不在墳墓也念骨肉之阻于土比聞河水溢心且恟將以某月  
日更而合諸爽愷者子其為我銘也亦以世德之及門也存曰

嗟乎孰謂死者一日而歸朽也有不係于後人之心為若是安  
之而揚之者耶公諱彖字某曾大父某大父某亦父某金薊州太  
守夫人諱法心曾大父某大父某子長縣尹也次  
某早卒次某河南軍百夫長次某江西生米寨巡檢一人適  
潘某云

道錄張君墓誌銘

君諱元漢字彖可番禺安仁人也幼慕老子法入冲虛山中師  
事胡公可喜國初制道家以上饒張氏之傳為正一宜主領  
其教事凡郡縣之官若觀得以其徒之通敏于時者而官司之  
由是彖可判袁州錄太平州咸用優稱它日歸謂其人曰吾固  
慕夫玄默者也而何迺馳然于從事為遂悉其錢財葺祠宇  
增像具暇則理花木果蔬以自娛客至整中裙出揖讓進退可  
觀生談事有始末可聽然好面折人之過至切不少假借人

或不能堪若比于中溪而外和含糊生視短長者其于交際益  
損為何如也至大四年秋八月庚午卒享年六十有一冬十有  
二月庚申葬于山左之馬家原其徒立守中朱雲舉陳大榮張  
申如江以蒙吳履誠而陳大榮來請銘當彖可之淹于疾也大  
榮必手藥食之其死也則盡哀其猶有所欲為也受成命而經  
紀焉亦可謂隆于情彖者矣宜為之銘曰  
直不居 畏于愚 益于虛 沒而餘 得具徒

吳君才甫墓銘

君諱天成字才甫世為南海廣州人曾八父純臣不通奉大夫  
提點廣西刑獄大父雍朝奉大夫沿邊安撫使父起其將仕郎  
史館檢閱君幼而倜儻善走馬擊毬以安仁任亦官將仕郎  
初蜀郡王公槩客居番禺之安仁德祐間通判潮州道廣州與  
檢閱公相歡也居頃之檢閱公與夫人相繼卒潮州以其女



君入國朝潮州復來安仁以君偕至元間君一歸廣州明年以其從弟森來森孤君子而長之未幾夫人王以卒君遂終紀其貨財卜宅于邑西之古城里而繼室安人王之君益自節密後夫人以通敏佐之大乃室宇廣乃田疇睦乃姻婭之乃男女君嘗曰吾南海人也而于此焉家豈非一甲今且元矣願反其未憊也得一再返鄉里首墳墓問親戚故旧則死且不朽既而疾愈期而卒時至大四年十月唐辰也享年五十有七子四人長以森也次曰菜曰蘭先夫人出也次晉寶側出也女二人亦先夫人出也長適余干黃鑰次同邑上官植諸孤以某年之十月有二月壬申葬君于楊湖山中森來請銘而君嘗以菜蘭從余遊羨不得辭銘曰

世之言客而不思其鄉者有二以貴富以賤貧貴富者無所不樂或以不思賤貧者雖思而慚如不思焉今君之家此土也門戶井之尔也不墜于其先雖不幸而不遂其志亦可謂近厚不薄者哉

唐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壽姓唐氏世居信州貴溪縣龍回山中父壬采季有能詩聲竚而歸同縣適君自得研道君孺家而貧性好客之至但與坐語酒食不命而出或無所于其孺人質簪珥以市君多不知也君由是聲聞日廣禮部用薦者檄錄卸武路孺學久之君卒孺人亦高年躬督喪葬如儀子養晦幼從術家言不可以娶妻生子入龍虎山中為道士而子金之子曰養正生宋淳祐甲辰卒今延祐乙卯七月甲午春秋七十有二并閔一方養晦後十一年卒嘗從其師入朝得賜號明遠養晦通妙法印養正以溪水鬻射墓地慮不安元統甲戌十月己未改葬龍潭汗孫三人震霖霖之復入龍虎山嗣養晦法云銘曰

酒食自出夫子歆葬不得所見敢安龍壇之阡固且完

### 黃旭墓誌

黃旭字彥賓上世由嶺南來居信州弋陽其原諱以舉者  
采紹興間衡州文學孫某多積粟歲大侵能食所里者時四  
明表正肅公甫提點刑獄江東羨之居其地酒半贍軍贍軍  
生判院舍人某生中其生思永思永生有慶字履善能自植立  
入國朝家益大旭其長子也生至大辛亥卒元統甲戌十有二  
月壬申得年二十有四娶周氏履善之慟而告之曰汝天無  
子汝弟苟有子吾先以後汝明年三月丙子葬白石原旭師同  
郡遠震葛彞他日二子來見其弟復且同辭而言曰旭生而重  
厚不好弄苟言一聞為學大業即爽然知自愛曰人苟志道義  
者窮達死生有不足為之累矣吾茲且長將求諸四方達者而  
學焉既而疾革歎曰吾其已夫其不得以遂吾志報吾親乎旭

言如是吾子旭所慕者賜一言以誌其墓惻其意若何李某曰  
甚哉二子者樂道人之善旭有美質有鄉方而天宜其親之悲  
也親而悲之庸或係于其私而鄉黨朋友悲之信乎其可才也  
余君文瑞墓誌銘

至正二年秋七月臨川余尚來再拜曰尚不孝先君子以至元  
後己卯十月丙午棄世願貧且拘不能時厥事益不孝將以今  
九月壬申葬里之前山惟先君子幼有矩矱不隨群兒戲學既  
成則假館教授以業大父性素嚴大母復多疾年皆七十無十  
畝之產先君子性和易窮居若裕得其性心此人紀不為崖岸  
宗里姻交無或非之敢請吾子文其幽籍以少之夫一孝者然  
尚也少恐不信則有宗人文明之述在存一若尔先君子  
者可謂儒而不失其所自守者矣宜次而銘之丑諱瑞子文瑞  
姓余氏曾大父諱信大父諱鑄父諱浩字叔浩母馮氏君生至



元戊寅年六十有二娶曾氏生二子申陽寔從姪幼父父母君  
子之次尚女二人長適番禺陳復次適同里之孫男勳生孫  
女三長適吳其餘幼夫余之得姓受氏遠矣其家譜上季有  
諱某者繇昭武避亂徙撫金谿之火原里其後以著大環數  
里罕他姓故太學尚舍鑄以文行師表以士京翔負能詩  
聲皆君從大父也皆從之遊課試每占前列上舍公喜曰吾家  
其世有儒乎叔浩亦屬文舊有聲場屋嘗樂誦孟子養吾浩然  
之氣之言學者從而尊稱之為養吾先生既而君克肖復稱為  
亦吾云銘曰

人有瑣々蘄且馳我則裕矣安弗為弓冶之子猶裘箕雖不  
張王何但愧前山之截其安而

樟南吳山人墓銘

撫州南金谿之吳為詩書家余嘗及交數君子率謙讓厚和聞

有德明父者以種學績文教授于鄉里乃未及識朋友之東西  
行未嘗不交相為問又聞其族居數百載有古樟其大十圍枝  
葉覆蔭百畝德明構重屋其南戶牖而之置古書畫器四集子  
弟絃誦燕賓客其上因自號為樟南山人他日忽有大布之衣  
纍然而踵吾門者問之蓋德明仲子綸也德明以至正己丑二  
月戊寅卒將以九月癸酉葬冠嶠且死謂之曰吾嘗欲自述平  
生今不能已銘吾墓者必江東李君乎故敢以請余愧不吊遂  
不辭德明諱慶熙性和而剛人有善必嘉獎之有不善必委曲  
開導之好自用者能面折之伯兄鏗而女次不嫁能養之卒  
葬之生至元卒己春秋六十有九有著述三十餘卷正評之  
曰文則端削刻厲無山林枯槁之氣詩則并竹而閱節以而適  
長短句則辭麗而音婉咸以為然娶余氏子一縈綸諱女三  
人長婚余文學次曾性皆同邑人曾大父諱湛大父諱泰享父

諱庭蘭字伯秀宋咸淳間由乙科待補太學生有詩名吳文正  
公序其集學者尊稱為靜遠先生其宗有居剡者沙岡者郭  
仙者吳塘者吉原者歲正月元日會長幼無不餘指必富者  
主之謂可以容車馬且饗殮德明獨請曰此家之盛也雖貧敢  
不自強曰其言有勸者其上世由濮陽徙今吉原云李存曰余  
山而撫之金谿沙岡五世祖青陽尉沈徙今吉原云李存曰余  
與德明生之年同業同出處同男女多寡同而死之先後獨不  
同何也世稱莊周善齊物果其言之篤耶抑亦有其理也苟有  
其理則何生之足喜而何死之足悲耶且人之于世識不難而  
知難余與德明縱無一日晤語之歡今聞為是言也寧不一觀  
然于泉下也予是為銘  
于桂軒墓銘 序缺 葬山田族隴傍  
是山為塋是田為成以安厥靈宰樹蒼々父母不忘兄弟斯截

團山渾倫尔丘尔園宜尔子孫雲仍于恩刻石于辭桂軒之宜  
于君孟高墓誌銘

君諱岳字孟高姓于氏其先由長沙徙饒之安仁青山既又徙  
樓山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希顏君幼而端重長而寬慈見敬  
于鄉里歲早必齋戒而禱有疾痛必為禳且藥有辨爭必解勸  
之逋負度不能償者置之喪葬度不能給者助之入有田宅相  
與者必直而受之而非所致意焉嘗有來曰某有某土君之疆  
也宜以歸君而某氏欲之若何君笑曰吾不奪人欲也子其與  
之君之基與某氏地接他曰其妻死某氏以衲成謂可拒  
止也君曰福福在天人何能為闢垣墻道之俊而冠之緋而禮  
之歲庚午大飢有綿售一束急得錢三一未四之既計其  
直倍也明日訪其人復與三百族有故基屬心一三十年忽念  
曰某家唯壹人耳而無所底止台而還之使復築也先世之藏



有曰大始四者且百年術家謂其興感此墓之由也一有焚其親之骨竊葬附柳者事泄君蹤而得人意其心一敬也而君則擇地埋之曰庶其復收彼骨何罪至正丙申疾卒生至元己卯享年六十有八娶余于余氏子二人孫中金玉局總管照磨次常次勉女一人適百一視孫男三人以某年十月某日葬株樹林中來請銘李某曰家之興蓋必有德者生焉今觀益高之為不簿何慙也鄉里稱之子孫則之可謂長厚人矣是為銘

薛方彥墓誌銘

方彥姓薛氏世為貴溪縣漸步里人其先多顯官碩儒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國初科舉廢世族子弟孤紫秀拔率從釋老游故方彥亦入龍虎山奉真院習清靜言亦方彥甚警敏道藏書儒家經史靡所不覽金君士益甚器愛之而資之學稍長加冠

服能賦詩語意輒不苟其季父玄卿同山而異寮有詩名于時實亟稱之而學士虞公亦為之序文能鼓琴刻其琴之陰曰條風嘗請于賦條風之辭他日士益自營其藏于前山之陽俾方彥董之方彥為手植杉檜數萬本而次第屋室之士益曰守斯營者其方彥乎無何方彥以疾卒時至正乙酉三月也生己酉得年三十有七平居頗蕪約與人處未嘗自能由方彥而上其某皆其所嚴事由方彥而下曰某將以某月某日葬前山所營之左上官某來請銘之曰蒼々而玄々既豐尔才亦胡為乎焉之前忽此阡惟長歌短篇庶其有可傳

秋碧先生孫公墓碑

至正己酉夏六月某日龍虎山葉某來曰某孫公也受業于公之門者多矣某雖最後然自髫鬢至成人皆公德也當公

之沒而葬誌在其壙者槩而不詳每病之敢述其平生以請將  
刻諸墓上某曰死事而緩春秋所譏曰緩固曰自美而不傳  
亦罪也願無以辭按所述而文焉公諱某元志之徒金以既徙  
上饒曾大父某大父某公見時有成人君父曰見豈塵  
埃中物命入龍虎山中師事薛公某為一官既長美髯鬚長  
身曠如也三十八代天師張公才而置之幕下嘗秉傳奉表京  
師大德間判廣西靜江道司未幾陞道錄曰吾舍親從師果何  
為者而碌碌依昂若是弗就職至治間里久私室為之燼公即  
白其長而新之不期月而完既迺謝諸事惟日稽經史歷代帝  
王紀年為纂要數十卷又孜孜求善言行若日不足者每曰人  
生欲仰俯無愧耳豈徒以避林谷為名高哉他日忽臥疾左右  
進藥曰吾疾病以何藥為奄然而逝時至順壬申四月某日也  
生宋咸淳戊辰得年六十有五弟子凡三十有八人以其年五

月壬申附城門先塋公事親孝事師恭待不以和與人交有信  
功于人未嘗自言且德色也人皆高稱秋碧先生云復系之詩  
曰

世有勲爵身亡而亡曷其然後宋弗張繫此係公林下之  
網幼寔穎雅長而軒昂德則陵阿藝之著之才可歷試豈惟  
肯堂宜俾其人深懷孔傷嗟爾師友已外于方相視儻然率  
理弗荒乃托斯文森々天常樂育之風有繼其芳山高水清  
矜佩鏘々視此貞刻永矢勿忘

程君明仲配萬氏墓碣

余于清溪觀道士程希浩來曰希浩幼出家珣下得志夕養父  
母父母沒復不得歲時躬為享求所以不一女曰道無一敢述  
其平生乞一言以刻諸石而詔夫後之人余一賴叙而文之  
君諱鑑字仲明其先由金陵遷番魯大父諱濟大父諱文子



父諱一新君九歲父母相繼即世保抱皆老奴嫗其幼卑晉詐  
之暮則盜賊闖之家蕩然稍長知自立娶同公不  
勤絲枲而君亦稍以公直見稱鄉里言行言公不  
弱待僕妾無不情盡會有召役躬出入郡邑首糾  
歲初其居于習泰鄉紅岸橋東西即予  
謝公枋得軍安仁時豫章已內附侯者謂大兵自江右來必經  
是橋由是公遣將焚之延及居人程氏所藏書史器四契券無  
遺者君構室橋西以居曰占籍豫章上世有受朝奉即者無譜  
賤可考獨餘分財產閩約一通題曰程朝奉家云既而子孫象  
室隘則新而廣之傍山多蘭每移培軒墀下人因號君為愛蘭  
翁也孺人以仍改至元丙子十有一月卒生前至元乙亥享  
年六十有二明年十有一月丁酉葬馬道原曾大父某大父某  
父某母鄒氏宋四川茶馬使孟卿之孫後七年為至正壬午九

月君卒時年過七十聰明強健如壯父者生宋咸淳庚午享年  
七十有三以其月某日合葬于馬道原之兆子男五人長希祖  
次希浩次希本次希顏次少牧亦從希浩著道士服清溪觀云  
李某曰人言老氏之流為申韓刑名蓋以其刻峭少恩也希浩  
為老者而獨能為子親唯恐其善之不聞况程君早孤多難有  
立家以復振其亦有可書者歟

艾母趙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諱若榕姓趙氏上世宋秦王庭美其後有居饒之餘干者  
曾大父大中大夫諱彥仙大父福建中諱恂夫父廣昌  
縣主簿諱時深夫人笄而歸臨川艾公天定天也初娶危  
氏生男女二人而卒繼以夫人時男女皆幼止工視由一出生  
四男三女而宗道卒至正乙酉十月二十日卒  
春秋九十子男五人長暉次某之婿某之將以卒  
壬申葬

石坑暉走百里犯水潦懸：焉道母德于予且乞銘 銘曰  
 燁：貴胄來嶺士家孝反舅姑力于桑麻之工 迺禮循古  
 嘉聲闕堂間步絕 泥沙譬彼良玉溫其無一 碎崇佛之奢  
 不窪宜壽之上宜福之遐胡為一疾 以 石之山之松  
 柏茂佳利彼嗣人綿之 德瓜銘詩我 仁 而誇

番易仲公李先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